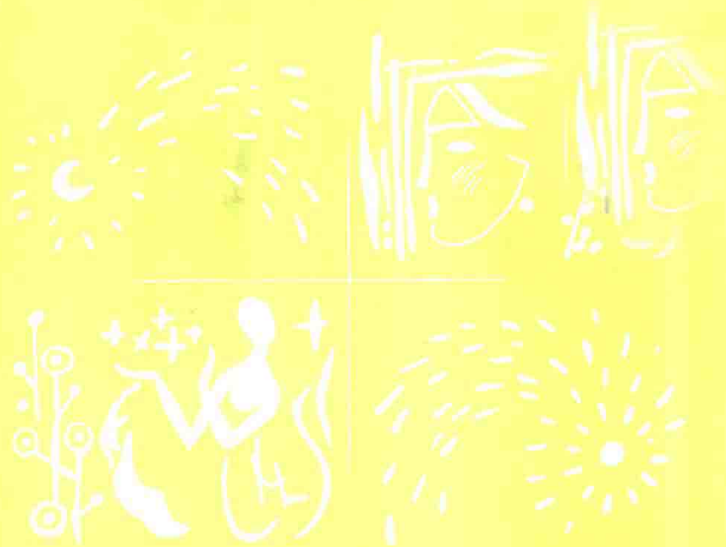


1985

短篇小說選



一九八五年短篇小说选

肖德生 阎纲 傅活 谢明清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责任编辑：刘 海 虹

封面设计：秦 龙

一九八五年短篇小说选

1985 NIAN DUANPIAN XIAOSHUO XU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43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9\frac{1}{2}$ 插页 2

198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4,700

书号 10019·4011 定价 3.65 元

小 序

从一九八〇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短篇小说年选，深受读者欢迎。我们受出版社委托，在这些年选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一九八四年的短篇小说选，现在又编辑一九八五年短篇小说选。我们当尽心尽力做好编选工作，以不负重托。

“选集所收作品，力求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题材、风格和手法的多样，以及作者代表性的广泛”，“选集目录，以作品发表的先后为序”，《编选说明》中的这些规定，我们照办。

这本选本，计收短篇小说三十余篇。这些作品大体上代表了今年短篇小说创作的水平。一年来，短篇小说创作，题材选择的广泛，艺术风格的多样，构思立意的新颖，作家创作个性的发挥，均超过了以往，这是今年短篇小说突出的特点。

明年是我国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一年，在全国进行四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推动下，短篇小说创作将在今年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明年的短篇小说在不忽略题材多样化的情况下，将对积极地反映当代多方面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作品更加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大地全面铺开，民生、民情、民风之大变，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最新的一页，必然要使短篇小说的创作充满燕赵之气和风雷之声。我们仍然着眼质量的提高，要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美学观点和艺术观点的统一。在改革题材的短篇小说中，作家比较注意人物的刻画和人物关

系的描写，但远远没有作到对人物典型的刻画和对现实关系的深刻描写。短篇小说作家对当代英雄——气冲牛斗的改革家缺乏深入的了解。短篇小说作家的心胸也不够开阔，思想还不够解放，对改革的现实和远景缺乏宏观的眼光，缺少雄图大略。这一切，都将随着作家们对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精神的深入领会和改革生活的躬躬亲历而迅速改观。作家们必将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贡献。

明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可望有个大的丰收。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目 录

临街的窗	陆文夫 (1)
女人国的污染报告	楚 良 (19)
老棒子酒馆	郑万隆 (37)
同等学力	苏叔阳 (47)
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	刘亚洲 (53)
绝唱	赵本夫 (83)
满票	乔典运 (98)
山地	尤凤伟 (117)
老铤	彭见明 (153)
沙狐	[蒙古族] 郭雪波 (164)
《易经》专家	曾毓秋 (185)
冬天的话题	王 蒙 (203)
五月	田中禾 (227)
不该将兄吊起来	王 毅 (262)
私情	魏润身 (276)
昔人已杳	[台湾] 戴文采 (298)
涛声隐隐来	毛志成 (320)
孩子·大海·太阳	许谋清 (346)
归去来	韩少功 (361)
5·19长镜头	刘心武 (377)

无主题变奏.....	徐 星 (402)
市井琐闻.....	公 衡 (432)
临街的窗.....	冯骥才 (444)
远行	何士光 (463)
只不过是一瞬间	何继青 (486)
小偷和书记.....	张 宇 (499)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藏族]扎西达娃 (511)
在马贩子的宿营地	路 远 (535)
命若琴弦	史铁生 (556)
死吻	张一弓 (579)
雾	[香港]巴 桐 (601)

临街的窗

陆 文 夫

三山街上没有山，也不能叫街，用现在的眼光来打量，只能算作一条比较宽阔的小巷，可在清朝却是通衢大道，能走八人大轿。就在三山街向南拐的地方，在那转弯角上有三间小楼。那楼大概还是清代的，楼上有一排长窗，总共十二扇，每扇有一尺多宽，却有一丈多高，两头有花板，当中嵌玻璃，梅花形的窗格棧儿衬在玻璃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那十二扇长窗被一分为二，楼上住了两户人家，每家有窗六扇。窗子是人类的一大发明，它不仅可以透光透气，还能透出个中的许多消息。

西六扇长窗没有什么看的，引不起人们的遐想，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里面住了一个头发花白，腰背佝偻的小老头。此人有时候也临窗生兴，唱几句地方戏，板眼十分正确，那声音却能叫人起鸡皮疙瘩的。

东六扇长窗就美了，有粉红色带黄花的丝质窗帘，轻风撩开了窗纱，可以见到一位美丽的少妇当窗梳头，那长波浪的青丝一会儿披散在双肩上，一会儿又随着那仰起的脖子甩向脑后，使得窗下的行人脚步也有点迟疑。这少妇有时候也唱几句地方戏，嗓音甜美圆润，听了叫人舒心畅气。

三山街上的人对这十二扇长窗都很熟悉，说是里面住了两家吃开口饭的。所谓吃开口饭便是唱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演

员，时髦的职业。

那西窗里的小老头叫姚大荒，他年轻的时候也唱过戏，那是闹着玩的，票友。后来就参加了什么剧社，舞文弄墨编剧本，写写小文章什么的，据说有严重的历史问题，现在当然可以略而不提。他现时在一个剧团里当编剧，兼导演，兼舞台监督，人手不足时还要打打灯光，拉拉大幕，可也并不影响他的威信，他被团里的人公认是权威，在地方上也有点小名气。

东窗里的那个少妇叫范碧珍，是团里的主要演员，唱花旦的，一九八二年说是三十，实足年龄只有二十八岁。她的妈妈也是唱戏的，艺名叫作范妹妹。当范妹妹还是妹妹的时候，确实红过一阵子，三山街上老一辈的人都知道，那时候范妹妹进出都坐黄包车，夏天手摇檀香扇，冬天裹在狐皮大氅里。范碧珍得自家传，三岁就会唱戏，从小学里被选到专科学校里，成了地方戏剧学校的学员。文革初期学校被解散，范碧珍回到家里，继续跟妈妈学唱戏。多亏样板戏帮了她的忙，剧团里没有小演员，便由她来演李铁梅。

姚大荒和范妹妹共事多年。三山街上的人瞎说八道，说姚大荒年轻时迷上了范妹妹，所以才去玩票的，那传说中的故事简直象《卖油郎独占花魁》，其实都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姚大荒和范妹妹确实是通家之好。两家合住在一座小楼上，当中只隔了一层板壁，后房门外是一条走廊，两家是通的。一个是老演员，一个是老编剧兼导演，两人同心合力培养一个范碧珍。那范碧珍的进步确实惊人，从演李铁梅开始，到演仙女，演小姐，样样都拿手，在地方上也有点小名气，常常参加各界人士座谈会。姚大荒在戏剧界混了几十年，他知道演员没有文化会吃大亏，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没有发展，所以他还兼作范碧珍的家庭教师，教

范碧珍读历史，读诗词，读《古文观止》、《红楼梦》、《桃花扇》，还有现代散文等等。所以那范碧珍不仅会唱戏，出言吐语，待人接物，都是颇有风度的。

三山街上的人都知道，每到夜晚那十二扇长窗里就很热闹，有时是唱，有时是笑；有时候是范碧珍到姚大荒家去上课，姚大荒到范碧珍家去喝酒；有时候范碧珍突然从东窗里伸出头来：“姚老师，那‘钟鼓馔玉’是什么意思？”

姚大荒从西窗里探出头来：“简单地说吧，‘钟鼓馔玉’便是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就象昨天晚上在你家喝酒似的。”

一老一少哈哈大笑，白发红颜相映成趣。

就在离三山街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大马路由东向西，马路的两旁高楼林立。在那林立的高楼之中有一座不大显眼的三层楼，楼下是百货商场和服装店，那不管百货与服装的文教局就在三楼上面。那三楼的临街有十一个钢窗，窗子打开的地方，里面可能是没有人，窗子紧闭的地方肯定是有人在里面开会，要不然的话，那马路上的汽车会闹得谁也听不清谁的发言。

眼下，那东头的一个钢窗紧闭，里面正在举行一个重要而又秘密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只有四位，有一位还是上面派来的，他们正在研究领导班子调整的问题。五十九岁的汪局长被授权组阁，因为他还有一只脚踏在六十岁的这一边，而且在三十多年的文化工作中从来没有出过大纰漏。他早就表过态了，如果有适当的人选的话，他早就回家抱孙子去了，现在是没有办法，只得勉力而为。他一勉力而为其余的人就难办了，其余的人都在五十三四的左右浮动，你能动谁？谁能算是不称职，谁能算是没能力，能力是没法上秤称的。如果你说谁是不称职的话，那，一场没完没了的官司够你缠的：“退居二线我没意见，可这话是要

说清楚的……”谁说得清楚呀，真的说清楚了就得伤和气。用不了几天大家都要到公园里打太极拳去了，何必弄到见面都不讲话的地步呢！不弄又不行呀，这领导班子一定要年轻化、知识化。知识化还可以对付，即使小学程度经过了若干年的锻炼，也可以相当于……可这年龄却是硬碰硬，多锻炼一年就加一岁，没法相当的。偏偏这领导班子的调整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是平均年龄下降了多少，二是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人增加了百分之几，实在是个难题。

那东头的钢窗整整关了三天，难题虽然没有解决，解题的办法却是十分清楚的，关键是要增加个把十分年轻的人，那平均年龄便能降低，年纪大的人便可以向年纪轻的人分寿。可这年轻的人也不好找呀，最好是能找出个甘罗来，甘罗做宰相的时候只有十二岁，大专文凭却是没有的。人们集中力量找年轻的了，不停地想出自己所熟悉的小张、小王和小李，这些小字辈都很能干，一算年龄却都是三十八九，四十大几。后来还是汪局长提醒大家：“要解放思想，扩大范围，下属单位、剧团里的人都可以！”

一提到剧团时大家的精神都突然一振，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范碧珍。大家都看过她的戏，也和她一起开过座谈会，都觉得这人举止大方，言行得体，只有二十八岁。她在戏剧方面有专长，是内行，将来分工管戏曲，那是名正言顺的。只是有一点不好办，她从小就演李铁梅，文化程度恐怕不是太高的。

“行！”有个人突然想起来了，去年落实政策时，那已经恢复了的戏剧专科学校也为过去的学生落实政策，承认学过四年的学生有学历，还发过一张毕业证书给范碧珍的。太好了！大专、大专，大学和专科是一样的价钱。至于专科有大专与中专之分，有人是不去深究，有人是乐得糊涂的。

东头的钢窗打开了，参加会议的人都站到窗口来透透气，心情也轻松了点。

三山街上那十二扇长窗里却紧张起来了，范碧珍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她去当副局长了！她听到以后吓得心都怦怦地跳。回来以后便喊妈妈：“妈妈，不好啦，他们叫我当局长去！”

范妹妹笑了：“死丫头，你大概还没有睡醒哩。”

范碧珍直蹬脚：“真的！刚才汪局长找我去谈话，说是不久就要宣布的。”

范妹妹倒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了，她觉得局长都是大人物，都是打过鬼子，渡过江的。女儿在她的眼里总是孩子，怎么也不象个局长的样子；小女子演戏好看，坐在台上做报告是压不住场的。

“妈妈，你看怎么办哪？”

范妹妹只有一个办法，连忙乒乒乓乓敲板壁：“老姚，你过来，有要紧的事情和你商议。”

姚大荒正在构思一个不同凡响的剧本，听见板壁震天价响，慌得趿着皮鞋，叼着香烟，奔到范妹妹的家里：“什么事呀，板壁都要被你敲穿啦！”

“不好了，老姚。领导上叫碧珍当局长去，这不是逮住个驴子当马骑！”

“我怎么也不肯答应，说到后来汪局长动了急令牌，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作为一个党员来讲，一是要想通，二是要服从，话已经说到底了，想通想不通，总是要服从。姚老师，你看怎么办呢？”

范家的母女二人，对姚大荒都很信任，总以为他是见多识广，博古通今，所以两双眼睛都紧紧地盯着他，希望他象诸葛亮

似的拿出锦囊妙计。

姚大荒果然胸有成竹，编剧本的人对各种社会生活总是有点儿想法的。他对调整领导班子寄予很大的希望，觉得是改革的关键，中层领导堵塞，下面的人就只能干瞪眼，空着急。他也曾想以此为题材来写个现代戏，只是觉得他们的剧种不大好表演，所以才没有动手。剧本中未能表达的愿望，却在生活中找到了表达的机会，那创作的冲动便油然而起。可那创作也需要冷静，姚大荒没有立即发表自己的意见：“噢……是这么回事，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范妹妹说：“我看不行，她平时说话都有点没头没脑，怎么能上台做报告哩！”范妹妹最担心的就是做报告，好象局长就是专门做报告的。

范碧珍说：“做报告我倒不怕，反正是有底稿的；我怕的是能力不够，而且要放弃自己的专业，弄得不好是局长当不了，演员也当不成，驼子跌筋斗，两头不着实。”

“对了！”姚大荒把香烟屁股一摔，好象已经抓住了创作的契机，“你讲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两个实实在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能力，这能力是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东西，当它还没有在某种事物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包括你自己在内，谁也不能估透。所以说这一个问题我们不作肯定，试试看，反正局长也不是终身制，能上也是能下的。”姚大荒分析得很有条理，创作的开始是逻辑思维。接下来便是形象与感情了：“第二个问题你就不能只看自己啦，你看我，两鬓斑白，腰驼背佝；看你妈，满面秋霜，体胖腰肥。我们两家搞了一辈子的戏，戏就是我们的命，命就是我们的戏。我们的命在文革中是九死一生，气息奄奄，现在应该振兴了，却又受到电视机的严重打击！真是命途多舛，伤痕累累；传

统之艺未承，改革又在眉睫……”姚大荒转起文来了，因为昨天晚上他刚教范碧珍读过诸葛亮的《出师表》。

范碧珍听了直点头，她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那是负有使命的。“姚老师，你说下去。”

“戏剧事业要振兴，要能够接受电视的挑战，那就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改革不是一句空话，要出人，要出戏，要领导上大力支持，深谋远虑，至少不能把我们管得死死的。如果是真正管戏的话，我们倒也不怕，可他们有些人是管乌纱帽的！你拎着乌纱帽上任去，好好地干一番事业，少掉个演员有什么了不起，工作做好了会有成批的演员涌现！你作为一个局长很年轻，作为一个演员来说已经过了黄金季节，去吧，干不了再回来，跟我学编戏！”

范碧珍拎着个小包上任去了，打开那东头的钢窗，和汪局长坐在一个办公室里，两个人面对面。

有人说汪局长不肯让位，贪图权力，这实在是个天大的误会。他所以要勉力而为，是想培养出一个满意的接班人来，继承他苦心经营了半辈子的事业。他知道自己生命有限，却希望那有限的生命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延续下去。范碧珍年纪轻，象一张洁白的纸，他可以在这张洁白的纸上清楚地绘出蓝图，让范碧珍沿着自己的足迹往前走，把那有限的生命带向无限的尽头。他特别喜欢范碧珍，看到她坐在自己的对面便觉得高兴，觉得亲热，因为范碧珍和他那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是同年，模样也差不多。看到了范碧珍就象看到了自己的女儿，使办公室充满了一种家庭的气息，讲话也可随便：“小范呀，你别着急，慢慢地跟我学。就拿学戏作比方吧，我就是你的师傅，你就是我的徒弟。我们的教学也用传统的方法，我怎么唱你怎么唱，我怎么做你就



怎么做，言传身教嘛，这也是符合精神的。学戏先要背剧本，学习工作先要吃透文件。开始的时候你不要干旁的事，先坐在办公室里接电话，看文件，我已经关照过秘书科了，叫他们把有关的文件都找给你。”

范碧珍见汪局长十分可亲，心里自然欢喜，便说了一些要好好学习，虚心请教之类的话表示感激。

汪局长听了十分高兴，不禁伸手去拍拍范碧珍的头，象对待自己的女儿似的。突然想起了她也是局长，和自己是平级，连忙说了一句比较得体的话：“好吧，我相信我们会合作得很愉快的。”

范碧珍被埋到文件堆中去了，那电话铃也吵得人够受的。电话接了一个又一个，文件看了一堆又一堆，看完了旧的又来了新的。两个星期坐下来，范碧珍只觉得腰酸背痛，耳鸣眼花，不停地打哈欠。她本来就活泼好动，天天打坐怎么吃得消呢！只好不时地把那钢窗打开，伏在窗台上看大街。大街上人来车往，响声震天，可她觉得这声音很好听，那摩托车叭叭叭地一溜烟，奔驰得也是很带劲的。

好不容易有一天，范碧珍看到了一份文件，是上面通知举行地方戏的流派大会演，要各地准备一台戏。范碧珍想练练拳脚了，便向汪局长请战：“这会演的工作就让我来做吧，我对剧团里的事情还比较熟悉。”

汪局长考虑了一下：“好吧，这方面的工作本来就是分工给你的。可这会演是件大事，如果在会演中得不到奖，就说明我们的工作白干的。你先把担子挑起来，然后我再教你怎么走。目前的工作先抓剧本，赶快通知姚大荒，叫他现编一台戏。姚大荒这人很有本事，但也要抓得紧，抓紧了他能一个晚上编个戏，放

松了他能整年不干事体……对了，你顺便向他透个气，他的房子问题是要解决的，我是把他和你放在一起考虑，这倒不是因为你当了局长，而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政策来落实的。”汪局长在放担子之前先把注意事项交待了一大堆。

范碧珍兴高采烈，回到家里便敲板壁：“姚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范碧珍把流派大会演的事情谈了，只是没有谈房子的事体，要人家干活便谈房子，未免有点太那么物质刺激。

姚大荒长长地嘘了口气，这下子他可以把一个伟大的计划付诸实现。这个计划是否伟大很难说，可他已经认真地考虑了两三年。他要改革地方戏，发挥传统戏剧在歌舞方面的擅长，让它向民族歌舞剧的方向发展，节奏要加快，程式要简化，以适应现代潮流。剧本要凝炼，要写得象诗一般的美，把诗和歌舞揉合在一起，也许可以从电视机的面前拉走一部分青年。青年人欢喜沉醉于一种富有诗意的美丽的境界之中，那十二吋的方玻璃是无法满足的。

范碧珍听到这个设想就拍手，觉得是个好主意：“你想写一个什么样的剧本呢？”

剧本的事儿姚大荒早有准备，要使内容和形式达到高度的统一。歌舞剧要有歌有舞，所以他决定重写西施，那西施是能歌善舞的。他写的西施与众不同，不是一个巾帼英雄，也不是做地下工作的。她是一个美人，是美的化身，可她的一切灾难和凌辱恰恰是由美而引起的，是美的悲剧，美的毁灭。美丽的女人并不是祸水，只是那丑恶的邪念才毁了美。姚大荒要把西施写成一个真正的悲剧，他好象在哪里读到过，所谓悲剧就是把美的东西毁了给人看，从而激起人们对丑的憎恨，对美的追求。别看姚大荒是个不起眼的小老头，文艺理论他也懂一点。

范碧珍不懂这些，不懂就是不懂，她决不因为自己当了局长便由学生而变成老师，从而指示一番什么的。“姚老师，你赶快把西施写出来，我来做后勤，保证你上演！”

姚大荒这下子动真的了。他写了一辈子的戏，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写了些什么东西，那支笔好象是捏在别人的手里。文革期间索性讲清楚了，叫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一支笔，那笔和脑袋是分开来的。如今范碧珍当了局长，他要把笔和脑袋连在一起，写一个自己想写的戏留在人间。

从此以后，那长窗里的灯火夜夜都亮到十二点。三山街上的人听不见姚大荒唱戏，也很难见到姚大荒下楼，偶尔见到他去买香烟，迎面和他打招呼，他也好象没听见，痴痴呆呆地被自行车撞了个大筋斗。有人为他担心了，对他的老伴儿说：“姚师母呀，你家的老姚有点不对，神经好象出了问题！”

姚师母倒不着急：“你不懂，他在创作哩！”

“喔，创作竟有这么厉害，要把人弄出神经病来！”

“你没听说过吗，看戏的是痴子，唱戏的是疯子，这编戏的嘛，总有点神经，嘻嘻，睡到半夜里还会爬起来呐，嘴里哼哼唧唧。爬了一辈子也没有爬出什么名堂来，到今天还挤在那一间半的小楼里。”

“快啦，迟早要给你家落实点什么东西，广播里天天在念叨知识分子呢！”

姚大荒豁出了老命，范碧珍却懂得怎么保护劳动力。她关照妈妈，每天碰巧买到一两样好菜，送点儿给姚大荒尝尝，菜的量不要多，口味要清淡点；碰巧又有人送给她一瓶好酒，几包带嘴的云烟，她是烟酒不入，请姚老师代为消灭；她关照所有的人，都不得高声讲话，爬楼梯也得轻点；她家的电视机突然坏了，吃